

無法並列的

幽靈局部

陳頭頭詩集



有名系列 26

無法並列的幽靈局部 陳頭頭 詩集

作 者 / 陳頭頭

責任編輯 / 曾翎龍

封面設計 / ZPing@ELE FACTORY

內頁設計 / ZPing@ELE FACTORY

插 圖 / 陳頭頭

手繪文字 / 抽 屨

校 對 / 葉君茵

發行人 / 楊嘉仁 周若濤

出 版 / 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No. 4, Jalan SS1/20A, Kampung Tunku,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電話：+60 3 7877 1064 / 3014

傳真：+60 3 7877 8014

網址：<http://www.got1mag.com>

電郵：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 / 永聯印務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馬新銷售 / 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1796333

傳真：+603 91796060

初 版 / 2010 年 12 月

售 價 / 馬幣 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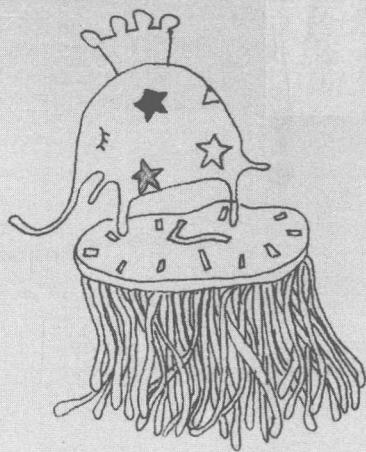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54-8

無法並列的

陳頭頭詩集

幽靈局部



目錄

序

006 煙花不堪剪 ◎ 楊澤

012 用光解構光的無實物演出 ◎ 葉輝

Chapter 1

一度是光亮的獸

020 光亮的獸

022 末日

025 暗戀低調的房間

027 等待超人的夜晚

030 就在我離棄憂傷的那一頭象的記憶末端

032 光的反面

036 離散

037 光在光之外

041 晦澀的隱匿

043 痛的頭蓋骨

046 不見

048 La Dolce Vita

頭的無實物練習

054	天平（象從不忘記）
055	內斂的高度練習
057	無實物練習
059	熱生活
060	生活
062	日常
064	告別
065	告別（台北生活）
067	回信
069	詩的理由
071	時間的雨天
073	每一天都是每一天

Chapter 3

喜劇女王的衣櫃

瑪格麗特在島嶼養活的日子並不多	078
上校的遺囑	080
喜劇女王的衣櫃	083
明日麵包時間	084
起司橘子蛋糕	086
鐘點女傭	088
豌豆公主	090
桃樂絲想	092
兔子	094
人魚	096
熊	098
婚禮	099
然後沒有了	101
雨天站著染髮	102
血舞台	103
	104
1021	

在蠻夷之地刺繡

- 106 光
- 109 落伍
- 112 我的他方
- 114 光的地圖
- 116 島的上游有一個人
- 119 禮拜日早晨的詩人
- 121 類植物生長日誌
- 123 島上一隻螞蟥
- 125 暖色系
- 126 甜
- 129 在蠻夷之地刺繡
- 132 無法並列的幽靈局部

後記

- 136 暗部補光 ◎ 陳頭頭

煙花不堪剪

——少女的幽靈與詩

楊澤（詩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我花了一大段時間，試圖去理解、掌握，詩人陳頭頭獨特——我幾乎要說詭異——的詩風。我不知道，底下要說的能不能切中要害，但，套用陳頭頭的說法，就算是一種「練習」好了。

陳頭頭稱她的詩為「無實物練習」、「內斂的高度練習」，其實正是她用詩寫日記的一番精神紀律，也是一種愛與死的初步練習。只是，和同樣用詩寫日記的愛蜜麗·狄董蓀有別，她，陳頭頭並未離群索居。她活在城市人群裡，一個單身女郎，有一份固定的職業，並不特別喜歡或不喜歡她的工作，卻因為詩人天生的，對詩與生命的純粹度的要求，而與世有忤。

容我先從形式說起。陳頭頭說她寫詩，往往一揮而就；她說她「寫得很快，不假思索的屏息，用不透氣的密度，嘩啦嘩啦的下起暴雨，句子就躺在那裡了」。也因此，陳頭頭的詩讀來很像一幅幅筆觸濃烈的炭筆速寫：短促的筆觸，簡潔的口語性語法，嵌入很多的括弧，富於反諷與自嘲。白描的手法造成了，光影與黑白的高度反差，這是她的一大特色。

但陳頭頭告訴我們，寫詩有時候又近似「表演學裡的無實物練習」。說穿了，也就是一種戲劇獨白，一種自白自剖。陳頭頭說，不管文字表層的華美或醜陋，她最在意的其實是，真實的生活或生命肌理。有時候，她說她「只能對著空氣演練，假裝手上握著杯子／刀子，握著空氣，我喝下意識裡的水／毒液」。

陳頭頭是學戲劇出身的，拿到北藝大的學位回大馬後，我們知道，她也從事戲劇相關的工作。因此，與其說陳頭頭用詩寫日記，不如說，她把她的生活變成了劇場，她的詩變成一種神聖的內在儀式。在她的詩中，我們可以說，陳頭頭同時是主角配角，也是獻祭者與祭品。

陳頭頭的詩集名字《無法並列的幽靈局部》，來自詩集最後一首詩的詩題，詩題本身

卻頗費解。什麼是幽靈？什麼是幽靈局部？何以又無法並列？這些都在在啟人疑竇。

從現代詩史去追尋，陳頭頭的詩，她說的「無實物練習」，不免讓人憶起魯迅的「無物之陣」。她說幽靈又讓人聯想到，痙弦的長詩《深淵》。

西方的神祕主義者曾力排眾議，以為這世界並非上帝親造，反而是魔鬼所鑄的幻象。的確，如果你也曾，如神祕主義信徒所主張的，望入自己的靈魂，你會恍然，這世界的律法並非，耶穌所宣揚的愛的律法。一如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因為被父親的幽靈深深纏繞，開始懷疑起這世界的真實。

這是哈姆雷特寫給奧菲麗亞的一首有名的打油詩：

「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你可以疑心太陽會轉移／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謊話／可是我的愛永沒有改變。」

哈姆雷特想相信這世界、相信愛，只是，像一個悲劇英雄與小丑的奇異混合體，半是佯狂、半是自嘲，他又深深懷疑一切——星星、太陽、真理，甚至他給奧菲麗亞，或她給他的那份愛。

很詭異的，我在陳頭頭詩中也讀到了，傷心人哈姆雷特獨具的那份，既苦澀且酸

辣的脾睨。不知何來、不知從何而起，陳頭頭似乎早就拆穿了生活的道具，破解了生活的，陳舊乏味、千篇一律的劇本。套用哈姆雷特的說法，也就是weary、stale、flat and unprofitable。（手上朱生豪舊譯：可厭、陳腐、乏味而無聊）陳頭頭的詩，充滿了對生活的指斥和詛咒，活脫脫一個當代哈姆雷特的聲腔口吻。

更關鍵的，陳頭頭的戲劇面具其實與本尊無法二分。這樣一來，問題就出現了。因為，就我所知，陳頭頭，一個好端端的單身女郎，一個舊文人所謂的「弱女子」，既無父仇可報，亦無國恥可雪，哪來的幽靈纏身？

（陳頭頭應該熟悉艾略特與痙弦作品——混合套用痙弦《如歌的行板》及艾略特《普魯弗洛克的戀歌》，我要提醒陳頭頭：君非哈姆雷特之知之必要！）

可陳頭頭給了我們足夠提示。她在自述中提到了刀子，她用來自剖的刀子，讓我們馬上想起，曾經在台風行一時，日本新一代藝術家奈良美智，以斜視的眼神著名，充滿憤怒與孤獨的小惡女。除了那雙邪惡的大眼睛，配合她惡狠狠的嘴角，小惡女還有把，惡狠狠的小刀。陳頭頭用詩寫日記，似乎同樣擅長小刀流：她在冷漠的世界的身體上，劃出一道道的無聲抗議，也在自己的身體上劃出一道道自虐與自殘。

對當代城市少女而言，小惡女是種走了調的少女幻想、公主幻想。時光飛逝，少女進入職場，很快的，工作、生活、理想、愛情都變成了夢幻泡影，變成了「無法並列的幽靈局部」。時光飛逝，煙花不堪剪，少女的玩具通通被拿走了，生活中似乎只剩下，用來自殘與自救的詩。

小刀之外，陳頭頭也在自述中提到，充滿毒液，用來自我了斷的水杯。然而，儘管陳頭頭在詩中反覆演練死亡，她卻並未真正「死去」——或「死透」。她在詩中隱諱提到「悖德」二字，似乎暗示某種「緣盡情未了」的孽戀狀態，但這並未構成，至少我們猶未在她詩中得見，任何一種「惡之華」或「死之華」的可能。

陳頭頭收在此集中的詩，大部份可歸為抒發少女情懷的「情詩」。的確，表面上，陳頭頭的詩帶有一種前衛的、酷酷的冷調，但文本內外所展現的，那份對愛情（及愛情的屍體）的迷戀，卻清楚告訴我們，她極可能，偷偷更嚮往那種「葬花詞」般，與落花流水同歸於盡的境界。冷月葬詩魂，煙花不堪剪，少女的幽靈與詩都有同樣的來歷。

這樣看來，陳頭頭骨子裡恐怕就不是哈姆雷特，而是——家世相對平凡，命運卻同樣淒美孤絕的奧菲麗亞。法國人布朗修再三辯證，文學的要義便在於，我們於大詩人如里爾

克身上見證到的，一種死亡的特權與能力。陳頭頭自號「頭頭」，她應該可以接受這種晦澀弔詭的奧義。情色幻空，願與陳頭頭共勉之！

用光解構光的無實物演出

葉輝
（詩人、媒體人）

—

與陳頭頭有一面之緣，想來恍若一個世紀前的事，其時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記者，只記得跟她一問一答，就這樣談了一個黃昏的詩，然後我走到戶外抽煙，她經過，忘了有沒有打招呼，她瞳仁裡的光是蒼蒼茫茫暮色 唯一的高音。

訪談錄後來變成我唯一的詩集の後記，至今還殘留着一個世紀前她瞳仁裡的光。這一回是她要出版詩集，我在她的詩稿首先看見的，依然是光，依然是一個世紀前蒼蒼暮色唯一的高音：

「原來我們一度是／光亮的獸／平庸的過著／平庸以外的日子／在刀面上橫躺／微熱／微熱的相愛」——《光亮的獸》

「街道流溢出安靜的光／氛圍，漫進房間和臉頰／我和全世界的人都／一樣。緩慢寫入／瑣碎細項——／比如慢慢喝一口咖啡／（微弱的心悸／顯得無比重要）／或者，推敲秋光的韻腳。」——《末日》

「每一天／都開往／和光相悖的方向／就如／超人留在電話亭／我留在光的反面。」——《光的反面》

「因為光／總在光之外／光總在光／的所在／我不在那裡／也不在／這裡／你加入馬戲班／遊牧終日／我煮一鍋／水母／流幻如水／……／我們／用光／唾棄光」——《光在光之外》

此刻案頭遍佈久違了的光。便想起很多年前收到顧城的《黑眼睛》，扉頁上有一行綠色的字：「它看見了。」便想起童年時的反光遊戲，用一面鏡子反射日光，照射到遙遠的暗處，不多久便有光從遠處反射過來，彷彿說：「它看見了。」

那就很好。那就在這遙遠的暗處，向一個世紀前蒼茫暮色裡的光點，反照恍如隔世的微光：「很多年後重看錄像／你的白衣閃着光塵／這一天風和日暖／一個人在暗室抽煙」；「這是湖。編號888／每天早上用光解構光／以慾望解構慾望／沉船打撈了還有沉船／湖的對岸還有對岸」。

二

陳頭頭瞳仁裡的光是一個世紀前蒼蒼茫茫暮色 唯一的高音。那光是《日常》的光：「完整無缺的嘔吐感／那麼相似／我的人生／蟑螂。一隻蟑螂／爬行過一整排的昆德拉／於是，／於是／我失眠了一整夜／到光的最深處／哭泣和／竊笑」。那光是《每一天都是那一天》的光：「死亡可以／看見光嗎」。

那光是一個乾脆叫做《光》的（沒有故事的）故事，以躲在括弧裡的「（撐一把廉價傘。的雨天）」起始：「電影中某個革命女子，死了／……她的年代（右傾的脊椎、憂患的掉髮、翻過歷史的指紋）和／瞳孔中曾經的光」，「生之所及，光會藏匿在／下酒的眼淚、蕭瑟的信件、偉大的呻吟／以及，遇見老詩人的街角」，「女子的落寞，比我們落寞／她難堪（某些光／自壯年以後遠足，再也不曾回來）」，「看一些電影。以為足以從中／逃走。然而某個停格也被光／刺中。」「女子帶走光（某些／深淨若海的歲月）我們不找／光（黑幕緩降，背後有／生活持續放映）。」「當瞌睡熬到終局，沒有掌聲響起／散場了，身邊有文藝青年／三個、五個、成群結黨／走過（穿越我們的灰髮）／我們卻被光（麻痺軟弱的步履）／絆倒。沒有掌聲／響起」。最後還是以躲在括弧裡的「（撐一把廉價傘。的雨天）」終結。那躲進括弧裡的、匿藏在傘和雨天之間。是行將消失的最頑固的

微光，與詩句裡閃爍的微芒交織如無淚之飲泣，讀來約略有點驚心動魄。

此刻便想起二十多年前譯過薛化里斯（George Seferis）的《光》（The light）：「而從斜桅跳進水裡的小孩／躍動如仍在旋轉的陀螺／赤裸的身體潛入漆黑的光／齒間有一枚硬幣，仍在游泳，／當太陽用金針縫起／船帆和濕木，以及海水的霞彩；／他們此刻仍在傾斜地下沉，／那白色的古瓶／墜向海床的鵝卵石。」「不管誰從沒戀愛過都將戀愛，／在光裏；／而你發現你自己／在一間開啟着許多窗戶的大屋裡，／從房間跑到房間，不知道從何處／首先向外窺探，／因為那些松樹，群山，和鳥鳴的鏡影將會消失，／而海會枯涸，玻璃會破碎，從北到南，／日光在你的眼睛裡消失無蹤——／恍如蟬們忽然，不約而同地，歸於沉寂。」這樣的光，也是驚心動魄的。

只有曾經潛進海裡討生活的人才真正體會到光的森沉，森是光的質感，沉是光的重量；也只有曾經聽過蟬們在蒼茫暮色裡忽然沉寂下來的人才真正體會到光消失前洶湧而廣漠的餘悸，洶湧是光的心跳，廣漠是光無處不在的幽靈。

三

陳頭頭瞳仁裡的光依然是一個世紀前蒼蒼茫茫暮色 唯一的高音，此刻在我的電腦